湫灘集 亨

楸灘先生集卷之二

疏

平康縣陳弊疏

伏以平康爲縣地勢高峻土品瘠薄易旱易濕早霜多風維在平時固非樂土兵亂之後癘疫饑荒死亡流移餘民不啻孑遺臣赴任之日入其境行五十里不見人烟荊榛蒿荻極目蕭然臣即令四面里長悉籍民戸牛畜以來民戸纔百餘牛畜則絶無而僅有縣民皆曰吾縣經亂之後不如是甚有三不堪遂至此也一曰開城府出站也二曰其人也三曰炮手也

噫茲三者實列邑所同然而獨臣縣爲不堪者誠有
所以也臣試陳其聞見於縣民者臣縣四面皆被焚
燹而獨北面村落介在山谷猶有存者當初殘盛等
第之時以一面未盡之故不在尤甚之中遂令出站
於開城府本縣又以北面猶完盡驅北面牛馬載輸
支供之物支供之費有不暇論而所載牛馬百不一
還故境內牛馬蕩盡無餘四面之後偏責一面今則
北面之空甚於他面此其力弱負重勢所難支而論
者不究實狀不復低昂因循至今等比完邑今若更
不分別因前出站則臣雖欲刻意徵督圖免罪罰而

空屋荒疇決無責辦之地矣臣縣其人之役比他縣極重本縣其人元數八朔又有淮陽江陵兩府移定者亦三朔通計則十一朔也在昔昇平田結千餘民戶千餘故物力完全雖或支過而然以小縣之役論之則猶爲苦重况今殘敗如許者乎臣縣今年應役田結僅一百九結臣歷訪隣邑雖金城狼川之殘今年起耕之數不如是小小也然則兩府之於臣縣其殘盛大小不啻不侔而本縣元役之外又受他官之役與縣之民亦獨奚罪該司主人徵捧太濫前年則一朔之價納米幾二百斗以百結之民每朔辦得二

百斗之米一年通計則所出之米允幾何也况種種之役責出民間者又不可勝記民何以得保餘生乎臣願本縣元數雖不可減他官移定各還其官則垂死之民庶無獨賢之怨矣臣縣炮手比他縣過多臣按當初事目從其自募抄擇精壯小縣則不過五十名誠以過多則弊生故也臣縣則悉起境内男子盡屬炮手數允一百七十人臣遍閱各道炮手之數雖大府巨鎮不是過也臣縣地界空廣荒莽遠則數百餘里近不下五六十里西北則窮山絶壑豺虎之穴禽獸之鄉也炮手往還者信宿乃至而逐月三巡長

聚官門自備粮料廢時失事因致怨咨溢境逃散相
繼且所謂炮手者非欲取名數之多也必欲致技藝
之熟而火藥常之諸具未備徒煩聚會之勞而未有
練習之實故設立之久幾至三年而其施為節次生
踈齟齬不成貌樣臣常謂練習炮手為今日急務其
欲致力者非不至也欲蠲減雜役以償其勞則炮手
之外更無餘民欲官補粮資以慰其心則官儲蕩盡
升斗莫措欲常常鼓習期致成才則許多炮手火藥
難繼欲徒擁虛名牽補過時則動涉欺瞞不忍身犯
臣以庸才拙手罔知所以措處也臣願臣縣炮手只

抄精壯可用者其餘有名無實之類悉皆除去一依
事目施行則不但民心慰悅其於練習之要亦非失
計況民生成聚財力稍完之後則尚可以漸次增數
者乎大槩今日之民生理殘敗賦役煩苦郡邑同然
然其蕩竭流散甚至於無可柰何則未有如臣縣者
今則年運稍登各穀成實雖前日經變之地莫不還
集故土各成計活而獨臣縣之民鶉衣菜色東走西
奔去者更無還心存者偏受其苦荷擔側足有同兵
火之日此無他已上數弊爲其錮瘼比猶二豎在身
不去則一死必無幸矣嗚呼　君門深邃鄙屋荒遠如

此慘苦之狀 殿下何得以盡知乎雖因 經席之
上章牘之間或不無陳達之事而一郡縣民瘼實非
恫瘝親切故當其新聞之日雖有隱憐之情而小間
闌熟則依舊恬然此所以澤不下究而民不蒙惠也
伏望 殿下以臣所陳者下諭監司如其實狀亟為
救焚拯溺之舉使峽中嗷嗷之民得免焦盡之患焉
殿下苟能實心驚惕不以為一縣之弊而忽之今日
祛一縣之弊明日祛一縣之弊如芒刺入肌隨現即
去不敢頃刻自安則不但臣縣之民庶有回蘇之望
殿下仁民之澤亦將日遍月普矣臣到任以來夙夜

憂悶思欲百方周旋以宣一分之惠而計窮力屈心事乖違臣雖不仁誠不忍立而視其死也臣曾將此意陳報監司而 啓下之事監司亦難擅爲故不得不披瀝微悃仰干 嚴威臣不勝殞越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東萊府使時乞歸省疏 庚戌年九月

伏以臣父今年七十有二七十之後凡人血氣奄奄垂盡月異而時不同者此理之常也臣父七十居母喪廬于墓側蔬食三年仍致氣力委頓形貌毁脫屬者累得家信皆言老人疾病相仍飮食消減若將不

保朝夕者臣職守邊土法不當奔省驚惶憂懼罔知所處竊意臣雖無狀粗識 君親恩義之分旣出身公朝則恩情雖切義不暇顧者事 君之常道也抑臣情事有甚切迫焉亦甚哀痛焉臣自辛丑年春從事體察之後十年之間長在關塞不得數月相安於老父之側甲辰年冬臣在鏡城其時母病彌留差劇無常使臣爲純孝之人則當棄官奔歸甘受邦憲而臣之愚昧每爲公義所止且念北塞戎幕之官人所厭避嫌疑閔默不能便决瓜滿之後中途奔喪病不得相救歿不得面訣窮天之痛永纏心骨母死之後臣

父鰥居孤苦膝下無子女者當家事者雖臣身遠在千里而實相倚爲命飢寒疾癢念兹在兹今聞京城艱食臣家又其甚者流迫流村菽水不繼臣每於消息之來怛然夜懷終夜不寐對食流涙傷虎之人神色獨變臣於今日與他人異情也伏乞 聖慈仁覆閔下曲察爲子之情俾遂歸省之願臣不勝煎悶切迫之至謹昧死以 聞七月初七日下吏曹吏曹回 啓曰疏辭悲苦情理切迫而事係邊地令備邊司議處如何初十日完海判下曰情理切迫遞差

辭同副承旨疏 辛亥

伏以臣故臣成渾門人也臣師學術之正踐履之篤

必有百世之公言一時被誣之由究痛之狀昭在國人之耳目如臣耿末門徒不敢容一喙矣第臣分義有不安于心者不得不仰瀆于 聖明之下曩在辛丑臣師被誣之日臣忝冒玉堂陳疏自列屛伏田野日俟 嚴譴而 聖恩寛宥仍有鏡城之 命是時臣師新蹈罪辜情事莫白臣方至痛在心無意仕宦而塞外殘幕之官義有不可辭者臣即悶默趍任厥後累叨職命俯仰隨行鏃不敢以師生之故終廢國家之事而尋常愧忸若無所容不意今者濫叨清班隷臺近密與廢官事體有異決非如臣罪籍門人所

宜冒居臣竊念師友取捨趍向所係國家官人之際所宜明辨而審擇也臣則迷惑不但不以臣師爲有罪其愛慕尊敬之誠究痛切迫之心至今如一日臣之趍向大可見矣雖荷 聖度包荒臣何敢冒昧於匪據乎伏乞 聖慈察臣情理鐫臣新授 恩除以重士趍以安愚分臣無任惶恐之至謹昧死以
聞

受由在江外時辭同知 經筵 世子右賓客尚方提調疏（以加土事受由在廣州地先塋下因病久未還朝丙寅九月）

伏以臣伏蒙 恩由歸省先墳加土改莎至 賜澆

奠　恵及梟壤以臣庸賤只自感銘心骨不知所以仰達情悃也臣本病殘之人經旬草土晨夕山原觸冒風露得疾甚重頭痛痰喘寒熱往来衰年一敗宿患乘時左邊偏寒腰脇疼痛手足麻痺有類風病之状根深積痼差復無期臣竊伏念臣職所兼皆是重地當此開　遂之日决不可久曠尚方出納亦甚要緊尤不可退伏郷村臣誠惶悶不敢自安伏望　聖明審察公私事情臣兼帶同知　經筵　世子賓客尚衣院提調并乞爲先遞改臣顧蒙天地父母之慈庶得安心委伏專意調治以延須臾之息臣無任瞻

戀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調理上來事下諭

再疏

伏以臣於八月二十四日祗受卿宜勿辭調理上來事有 旨臣不勝惶感隕越之至臣之所患一向彌留頭痛痰喘精神昏眩此臣近年常患不敢種種煩冒而今則一身分半氣血否隔一邊流汗一邊寒栗腰脇疼痛手足麻痺明是中風之漸臣雖至微各言軀命畏慎寒縮不敢登路閱月經時差復無期臣兼帶同知 經筵 世子賓客尚衣院提調皆不可久

曠之地伏乞并 命爲先改差恭惟 聖慈仁覆悶下無物不遂使臣庶得安心委伏專意針藥未到十分之地以救萬一之幸臣之病勢若是一時感傷可以力疾則臣安敢偎帶近密之職久滯荒寒之野哉臣以賤陋之疾又此煩瀆臣尤不勝惶恐戰慄之至謹昧死以 聞

荅曰省卿疏章予心缺然卿體予意須勿固辭調理上來事下諭

三疏

伏以無狀小臣久冒 經筵重地初乏纖毫裨補

聖德終以賤陋之疾累煩 天聽自知死罪踧踖俟
命乃於本月初七日祗受有 旨温諭丁寧使之調
理上來臣雖無狀粗知臣子分義其亦何心自安於
病席乎第臣所患非如一時感傷之比氣血否隔半
身偏傷彌留之久幾至四十餘日一症纔救一症隨
發以臣病症較臣氣力其勢決不能與之爲敵久於
相持況望完復於時月之間乎臣欲感激 明旨扶
曳登路則風病之人汗流不止釁傷寒氣輒至危劇
若以煩瀆爲懼自待完復之期則當此開 筵之日
臣以輪次侍 筵之官退伏鄉村頃刻不寧此臣之

所以不得不更冒一死仰陳情悃也伏乞 聖慈審察公私事情臣兼帶同知 經筵 世子賓客尚衣院提調新授春秋館同知幷 命爲先遞改臣竊伏念臣年七十只少一歲雖有才德可以堪任之人已是致任之日矣況臣昏庸本不近似而危疾纏身死日將迫其不可一日仍冒事理明甚如蒙天地父母之恩釋重安分專事針藥萬一延續縷命得還朝列則時以特進隨例入侍瞻望淸光更聽 王音此誠區區犬馬之至願也臣無任祈懇惶恐之至謹昧死以 聞

荅曰只遞 經筵官

辭左議政疏 戊辰

伏以臣之病狀屢陳於前後告劄瀆擾之罪固已難逃而伏承 聖批每以安心調理爲 敎竊恐 聖明有所未盡於臣病實情或慮調理之久則猶可差瘥也是臣誠悃淺薄不能孚感 天心惶懼慚靦不知所達然虛帶職名黙黙退伏苟度時月亦所不敢玆更歷陳病所從來以冀 憐察臣本氣血虛弱受骨尫羸常多疾病不比平人犬馬之年迨至今日誠所不意往在己未春間重患濕痰癡塊腹臍浮脹之

症經年危苦必死幸生厥後病根常在每有疾患輒
乘時發動去年秋冬以来脹氣頻重出入禁庭不堪
勞憊至於汗透重衣以平時言之則決非供仕之人
而適會逆變相仍未暇身計竭氣殫力扶曳而行人
或見臣之形慮臣之敗而孰知臣病之漸就深痼至
此哉又自五月念後寒熱往来元氣大敗而脹勢益
重延及腰脇今則臍腹之間如有物撑中食積胎煩
氣欝而升轉側行步牽引作痛種種危惡之狀不敢
盡瀆臣今七十餘氣幾何假使身無疾病已是當退
之年况此沉痼之甚豈有回蘇之幸乎凛危日棘領

相新書得相之急萬倍他時尤不可虛拘病臣一向曠闕也伏乞 聖明參審公私事情臣本職及兼帶並許并遞以開賢路以幸國事臣無任憂煎切迫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卿疏章具悉至懇予意已諭卿勿固辭調理出仕以副寡昧之至望

辭領敦寧府事疏 辛未

伏以臣之病狀經秋涉冬一向沉綿新承 恩命尚未肅謝臣心悶鬱不安不能貼身於病席也仍竊伏念臣無才德可以裨補絲毫只以晨夕奔走爲供職

事業不幸春夏以来浮脹之氣積傷重發上自腰脇遍及下部種種陋狀不敢盡瀆臣前此常患此症或時易差暫見差減猶可力疾今則氣先澌憊病乘其弊似差添傷欲起還仆日寒之後尤不堪苦臣身之病臣亦自知待盡之外更無可爲加以眼病之後瞳精失明不能覩物已成廢疾之人伏乞 聖慈仁覆憐察許歸骸骨使得畢命於松梓之下臣雖人事窮盡有此陳乞而犬馬之情不勝悲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卿上疏予甚驚慮卿雖有疾義不可退去須

體予意安心調理

再疏

伏以臣爲病所勝氣奪神昏差劇無常一向彌留前者島變又作邊虞甚大而　召命之下不得趁詣聖誕陳賀臣下至情所不容已而亦不得進參新除恩命已經三箇月而尚稽肅謝一息雖存禮式專廢人事至此不如無生仍竊伏念臣以近耋之年抱此深痼之症揆之常理必無痊復之望使臣雖在　輦下備數原任之後而沉綿廢蟄只耗廩食而已臣誠惶愧不能自安玆敢冒昧萬死更申前懇伏乞　聖

慈曲加矜念　特許退伏待盡於丘原之下臣不勝
憂悶戰灼之至謹昧死以　聞
荅曰省疏具悉至懇予意已諭須勿固辭

辭領敦寧府事疏 加上尊號癸酉 後上 許壬申

伏以臣伏蒙　天恩得伸情事至　賜莫大榮及泉
壤臣誠感激不知所達抑臣有危迫之懇不得不申
冒　嚴威臣之病痼垂死之狀舉朝所共知加以近
日眼病漸重專不辨物雖一息未盡而已爲篤癈之
人伏乞　聖慈憐察實狀　特許仍伏丘壠之下以
畢餘命臣不勝悚慄悲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荅曰省卿疏章予甚驚愧此非先朝舊臣辭退之時須體至意從速入來

再疏

伏以臣祗承本月十七日 批下 聖旨溫諭丁寧使之從速入來臣死日將迫心懷易感奉讀三復不覺悲涕也臣之宿患沉痼篤癃之狀前已屢陳 聖明之所洞燭今不敢每每煩瀆近日暑濕之中添得寒熱之症漸就苦重不能起身委仆丘壠瞻望終南不知所以自處也仍竊伏念臣之本職自是敦寧閑局別無時急之務而所帶提調皆是要緊不可久曠

之地臣誠以此爲悶不能一日安於病席也伏乞天
地父母垂仁憐察臣所帶司譯院軍器寺尚衣院提
調幷 命改差使公事私分得以兩便臣不勝祈懇
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至懇予意已諭卿勿固辭入來調理

自江外因國恤還朝乞歸疏壬申

伏以臣浮脹之病積痼難醫氣漸漸敗諸症乘侵已
爲篤癈之人入冬以來痛勢尤緊暫觸寒冷輒至危
劇或似疝痛或成瘡爛轉側行步不能自力時或有
不敢言病力疾隨班之日而扶曳跛躄不成貌樣臣

之不堪供仕擧朝所知從前陳乞實出情理之不獲
已而只是螻蟻誠微不能感動　天聽耳伏乞　聖
明憐察首後之懇務存終始之恩特　許退伏丘原
以畢餘命臣無任兢惶祈祝之至謹昧死以　聞
荅曰省疏具悉心甚缺然卿之情義不可到今相棄
須念至情勿爲退去之計

再疏

伏以臣於前日伏承　聖批辭旨丁寧　諭以情義
至以到今不可相棄爲　教臣奉讀三復瞿然自失
措身無地臣之前後陳乞只爲狗馬之齒已過致仕

之年沉痼之疾決無痊復之望今年以後病又大變
種種陋惡之症雖不敢盡瀆 天聽而癃疾之狀人
所共知精神昏耄筋力澌敗一向委伏全廢人事以
此貌樣其何以自列於原任之後乎欲於縷息未盡
之前退伏先壠之下以畢餘命以安賤分臣之情事
只此而已臣本凡庸下流非敢以進退自處粗知事
不辭難之義亦不爲避事自便之計也若使臣病不
至此劇精神筋力尚可支堪則臣雖無似自非木石
長辭 輦轂遠離 父母豈臣所欲哉衰年積病心
思易感每一封章輒增悲戀伏乞 聖慈更垂 憐

察特許退伏使之靜以俟盡也但臣累年 經幄猥蒙 恩遇而學識蔑如無一毫裨補 聖學此則臣之罪也雖死目不瞑矣臣不勝惶恐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卿至懇須勿固辭安心調理

沐浴後仍往墓下辭職疏 癸酉

伏以臣委伏村廬伏承本月二十一日 聖批教諭丁寧辭旨嚴切臣於垂死之中奉讀三復不覺涕淚交下臣本氣弱多病不比平人近歲以來重病在身轉至沉痼筋力澌殘精神昏耗思慮謬妄無復人事

臣自量將此撲擈決不敢久忝朝列常願退死於先壠之下故從前屢劄屢疏並誠陳乞不但人所共知聖明亦已洞燭微悃矣今之乞暇撤水實出於病不獲已而崔鳴吉上達之言亦非臣之情外也自聞嚴教寢食不安所當即爲馳還而宿病添傷日漸加重不能起身登路瞻望 宸極只自悲感臣竊伏念臣病非一時傷感之症時月之間必無回蘇之勢而臣所帶各司提調皆是緊要不可久曠之地念及于此尤不能自安也伏乞 聖慈審察公私事情尚衣院軍器寺司譯院提調幷 命遞免以幸公事以安

私分臣不勝祈懇戰灼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孤意已諭須勿控辭調理入来遣史官諭之遣內醫看病

再疏

伏以臣以鄙陋篤癃之狀瀆擾 天聽非止一再臣雖甚無似亦有心腸豈不知分義之所不安乎茅以臣病蒙 恩調理爲日已久一向危重決無回蘇之望而各司提調事務要緊退伏村廬虛帶職名揆之事理尤有所不自安也玆敢冒昧萬死更陳悃愊伏乞 聖慈特垂憐察臣所帶尚衣院軍器寺司譯院

提調幷 命改差以幸公事臣不勝惶恐祈懇之至
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宜勿辭安心調理後數日特遣史官諭之曰頃遠八來以副瞻至望

三疏

伏以臣螻蟻賤命不生不死退伏村廬已至兩月尋
常惶悶梳席不安屢勤醫問 賜以藥物連遣近臣
下諭丁寧 聖慈軫念恩數至此臣非木石豈不知
感況綿委頓未即趍 命逋慢之罪死無所辭仍竊
伏念臣之病勢必無回蘇之望而各司提調事務要

緊不可久曠伏乞 聖明參量公私事勢司譯院軍器寺尚衣院提調幷 命改差臣之前後陳乞雖出於情事之切迫而支離瀆擾不勝惶恐戰慄之至謹昧死以 聞

荅曰省疏具悉心甚缺然孤之望卿還朝不啻若大旱之望雲霓須勿固辭從速入來

復入閣後陳情乞遞疏 癸酉

伏以臣退伏村廬已經時月屢承 宣旨尚未趁 命跡涉逋慢恭竢罪譴不意新 命又及於垂死之日驚惶顚倒不知所以爲計也臣之宿患沉痼已無

可爲而腰脇之疼下部之瘡近日尤甚專不得起身行步藐陋之狀雖不敢種種仰瀆而臣情臣勢實爲悶迫伏乞 聖明亟收 成命改卜賢德以幸國事臣不勝惶恐戰慄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卿上䟽深用缺然卿其須速入來以副上下之望

再䟽

伏以前者伏承 聖批以須速入來爲 敎伏想
聖意以臣爲猶可入來而不來也臣之情有不然者臣筋力雖盡精神雖耗塊脹之症雖甚危重猶可力

疾扶曳矣最是腰脇之疼艱於運動下部之痞全不行步欲爲上去則病勢如此欲爲退調則分義不安臣之情事實爲狼狽時事艱危相職久曠臣罪逋慢固宜萬死其於國事豈不寒心　殿下以日月之明父母之慈凡臣庶之情無微不燭無願不遂使各安其分獨臣抱悶無路自觧中心憂惱轉而添病伏乞聖明憐察實情亟收　成命改卜賢德以幸國事臣不勝惶恐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卿上疏具悉卿懇卿以忠良輔弼佩國安危

孫方欲仰成而累上辭疏無意上來心甚缺然若失

耆龜卿義當休戚是同須體至意勿爲固辭

三疏

伏以臣本庸愚下士遭遇 聖明荐蒙寵擢猥至台鼎臣當鞠盡筋力期死夙夜而不幸衰老之年遘此危惡之疾諸患交侵轉相沉痼連章陳乞瀆擾 天聽罪實逋慢方俟 嚴譴而旣 下優批繼 遣承旨眷注敦懇愈往愈重自顧慚懼何以承堪且承聖批以無意上來爲 教有若以臣爲求退引疾者然臣奉讀至此茫然失措不知所達若臣病不至此劇猶可自力供仕則臣是何人偃然村廬以爲辭退

自便之計乎臣病篤癈之狀實是擧朝所知只爲螻
蟻誠微未能感回 天心耳伏乞 聖慈上念國事
下恤臣情還收 成命以開賢路臣雖無似亦有心
腸豈不知分義之所不敢乎情勢悶迫不得不更冒
嚴威臣不勝惶恐戰慄之至謹昧死以聞
答曰省疏具悉至懇卿勿固辭調理上來以副至望

與兩司同被罪罰疏 甲戌

伏以臣伏聞兩司臺官以爭執 入廟不可之論連
有竄黜之 命臣亦將愚惑之見上劄陳列矣同罪
獨免豈有是理雖蒙 聖度包荒臣何敢委伏私室

晏然病告有若身無負犯者然哉伏願 明正罪譴
均 亦人臣懲戒之道臣不勝惶恐悶縮之至謹昧
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爲惶恐安心調理

再疏 三度呈辭後

伏以三度乞免未蒙 允許欲爲連告則有所不敢
欲仍退伏則職名在身臣之情勢審爲悶蹙臣今狗
馬之齒七十有六筋力精神餘存幾何況此大病沉
綿閱月宿患乘時塊脹漸劇氣鬱胸煩呼吸促急腰
脇疼痛轉側須人臣之籲訴實非循例呈告之比也

伏願 天地父母俯察情悃勿拘常式 特賜鐫免
臣職使得委分安命以待澌盡之期臣不勝戰灼祈
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卿上疏具悉卿懇卿義當休戚是同更勿固
辭以副予望

三疏 七度呈辭後

伏以臣病實狀 聖明曾已洞察臣之沉痼委頓不
堪起身之勢舉朝所共知臣非欲爲辭職故引疾病
者也臣之病卧已至四十餘日今則氣血焦枯皮骨
相連小腹浮脹日加月深人形盡瘦鬼事已迫針藥

俱停只待天命雖荷天地父毋之恩小延須臾而能復幾時也伏聞近日連有進冊祔廟大禮諸陵奉審亦非一二處臣於此時尚帶職名偃委枕席臣心惶悶何敢自安伏乞特 賜鐫免以便公私臣不勝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荅曰省疏具悉卿懇卿其勿辭調理行公以副予望

四疏 十六度呈辭再遣承旨敦諭後

伏以臣立朝無狀不能見信於 君父病告乞解之懇疑於托疾求逃之計前後 敦教再遣承旨臣非木石豈不知感豈不知懼不幸病勢至此無由起身

天之所廢只待死日目今虜兵深犯天下虞危國論未定上下否隔適當此時一向退伏臣雖庸甚不足有無而職名在身分義何安憂心如醉不知所止伏乞 天地父母特垂憐察亟 賜鐫免臣職且治臣逋慢之罪使公義得行私分亦安臣不勝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須體予至意更加調理出仕

辭左議政疏 乙亥年四月初十日

伏以臣年臣病不堪供仕之狀 聖明既已洞燭矣年前疏劄呈告終歲瀆撓而螻蟻誠微不得感回

天聽聖批至以春和勿藥爲 教臣子分義不敢一向呈訴及到新歲扶曳問 安不久有都監之 命大禮之前又不敢陳乞而其時出仕本非病愈堪仕也今則氣力尤極澌敗精神尤極昏謬塊脹宿患之外麻痺不仁腰背疼痛之症漸漸加重轉動行步必須人力一日之間昏仆僵臥起坐時絶少雖一息未盡而有同屍軀以此摸揉其何以隨恭廊廟酬應裁處乎伏乞 聖明曲察老臣前後情事遆免臣職以安臣分以幸國事臣不勝祈懇切迫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雖有疾卧閤論道須勿控辭

再疏 四月十二日

伏以昨承 聖批温諭丁寧臣非木石豈不知感更此煩瀆極知惶恐而情勢悶迫不得不冒死陳乞臣年紀已窮病勢積痼非但運身行步傴僂扶曳有駭瞻視氣力奄奄漸有盡之狀雖欲作氣自力而天之所廢不可以人事支也臣固知 聖情憐眷不欲遽棄舊物而雖遷延時月決無更蘇之望矣伏乞 聖明上念國事下察臣情亟 命遞免臣職以幸公私臣不勝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累上辭章擬爲休退予心缺
然若失耆龜卿雖老病宜體至意黽勉行公須勿固
辭

三疏 四月十六日

伏以臣連章瀆撓方切惶懼伏承 聖批又降温諭
眷顧之旨愈往愈懇臣雖至愚亦有心腸感激涕零
不知所達第臣年病至此衰敗至此上自朝廷搢紳
下至衙門吏胥莫不言臣頓衰知其將不得復齒於
班列 經筵前登對之日昏耗癃醜之狀 天鑑亦已
俯察無復隱情而尚不蒙恤於天地父母之前則禹

死切迫之懷更無申許之路矣竊見朝臣呈告辭職者無不循例引疾而臣之陳乞與他人異情情窮辭蹙不成文理只自瞻天望　聖而已伏乞　聖慈更篤體下之情務存盖帷之恩亟　命遞免臣職使奄奄縷息靜而俟盡則賤分幸甚國事幸甚臣不勝祈懇戰灼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目今國事之艱危有甚於前日卿安忍棄予而去坐見國家之顚隮而不爲之恤乎卿之一身繫國安危須勿固辭以副倚成之至意傳曰左相批答遣史官傳諭

出寓東湖時辭職疏出來之日適是晝講吏判因文義上達出來之事則即遣承旨傳命而諭之曰大臣不坐而鎮靜先自出去則人疑必尤甚不可不速爲入來云

四月十九日

伏以國家置相非以備數得人失人治亂係焉得人然後人心信服人信然後可與論鎮靜之道矣臣以無狀猥厠大臣之後久爲人所輕賤排徒不得見信終至辱身而辱國近日洶洶之言豈非明效大驗乎嘗聞朱子論置相一款曰其人可去其位不可以苟充苟充之患馴至於此此誠今日 殿下之所當戒者也臣之匪人國之失人已不可勝言而老病之極

旨耗謬妄雖尋常人事不可以相濟况此艱危之際策應機務乎臣之不宜久冒事理甚明臣自數年以來疏劄呈告屢前陳乞終歲籲呼瀝盡肝血而誠意淺薄不得感回　天心百爾思惟未知所以自處也顧省臣身上念國事與其貪戀遲回病國而妨賢無寧扶出國門甘受妄作之罪也積年尸居冒昧無恥既往罪咎悔無所及即今垂死餘日雖少杜門屛伏以謝將來臣之至願也伏願　聖明察臣情事許臣骸骨遆免臣所帶之職仍正臣經出國門之罪不勝祈懇戰灼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甲首疏具悉萬甲輩無狀之言不足介懷須勿固
辭速為入來以副上下之望

再疏 四月三十日

伏以臣之昏謬帶職出城妄作之罪在所難逭方席
藁待 命不敢寧處又別遣承旨續降敦諭臣子分
義豈敢遲延以重速逋慢之誅乎抑臣有微悃係是
羞惡之端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者不得不冒死更
陳臣聞不誠乎身不信乎朋友臣之不得見信於人
實由臣平生行己無狀遂致人如此只自愧責而已
但以臣自處之道言之大臣居廊廟之上雖尋常論

議之間爲人所輕不見信用則幾微之際所當先審況此 山陵莎審是何等大事書啓告 君豈尋常論議之比乎無知之漢不忍聞之說爲一時所傾信而以老臣告 君之辭爲不足信或以爲譸佚而效諂或欲查得實情律之以欺蔽小人之罪自古未聞有被人蹴踏如臣者耐着忍辱抗顏於具瞻之地也上自朝廷士夫下至廝臺馬卒亦必嗤點而輕侮之臣身不足言其於名器何哉昔蔡謨不拜司空王羲之譬莫休官他之禮不禮非關自己身上而見幾之士知漸而露身者然也如使臣見幾於早不俟終日

則夫豈有今日之事乎揆之以體面度之以義理斷
無仍冒之道伏乞 聖明俯諒微臣自處之誼深念
自 上使臣之禮常規之外 亟賜遞免臣之年紀
疾病筋力精神本無供仕之勢從前陳乞之情非不
切迫而近日臣心之所不安尤有甚於此者故敢以
賤陋之狀幷瀆於 天聽之下更乞 聖明恕察而
夬處焉臣不勝惶恐戰灼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兇悖之徒動撓之說不足介懷
須勿固辭正色立朝以杜時人驅逐大臣之習
因鄭蘊疏乍辭職疏 五月十三日

伏以臣病近來益重沉痼昏仆無復人事不意又
遣承旨一向敦迫逋慢罪重豈不知懼顧念賤分豈
不知感第臣氣力情事決無供仕之勢只待死日更
無可爲矣瞻天仰 聖瀝盡肝血而泣時引日尚蘄
一 許情窮辭竭不知所以感回 天意也伏乞
聖明憐察臣垂死實狀亟 命遞免臣職以開賢路
以幸國事且臣蟄伏郊外罕與人接最後始見鄭蘊
之疏大抵譏詆臣身不有餘力而其中論 陵制一
款乃是斥臣書啓之辭也當初奉審之日聞新 陵
連歲頹圮仍念新 陵封築之形與 健元陵舊制

不同與後如得遵依 祖宗舊制而爲之則雖當兩
水之節似無渟畜之患而自有順流之勢故其時書
達所懷只欲防患於將來非有一毫他意而不料今
日文成罪案也熒惑 聖聰是人臣大罪尤不敢一
日安於職名也臣不勝惶恐祈懇之至
荅曰省疏具悉至懇鄭縕不窕事理掇拾浮妄之說
作爲論人之資其言之不中人必知之也卿不可以
此益堅求退之志宜勿固辭速爲入來

再疏

伏以臣雖甚無識亦知違 命之不敬逋慢之有罪

當初雖有羞惡不安之心率爾出郊而及今 下諭敦懇不啻再三呈告 不許亦已累月如臣年病不至十分氣力猶堪供仕則臣子分義何敢一向退伏守株不移以自甘罪戾乎使臣雖扶曳出仕沉綿昏仆曠官廢事實與在告時無異臣之徊徨踧踖冒死陳乞寔兾 憐察者誠以此也臣誠意淺薄旣不能感回 天聽疾病沉痼又不得承 命趍詣寧受違命逋慢之罪以爲人臣之戒臣不勝惶恐悶迫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卿上疏予心缺然卿之氣力如是不逮則卧

閤論道固無不可卿毋困我黽勉出仕

三疏

伏以臣伏承 聖批敦迫之 旨愈往愈懇至以卿毋困我爲 教臣奉讀驚懼措身無地噫君父之命雖水火有所不辭況 召之以 恩命重之以懇諭乎但臣情勢有甚悶切者不得不復此陳訴臣自上年夏後病症極重累月危劇其間或不無差減之時而本根深痼沉綿摧敗漸就澌盡此乃耋年常理决非人事所可回蘇也近日暑熱之中尤甚焦煎塊脹麻痺之症乘時益重氣鬱頭痛痰盛喘急食治幾廢

消削骨立雖一息未絶只待朝暮而已從前疏劄辭
單中不敢以淺陋危苦之症種種煩瀆 聖明何以
知臣之實狀如此乎臣本寒賤下士生長 輦下由
科而進爲祿而仕及今遭遇最蒙 鴻造惟將筋力
以爲報效之地非敢以進退自處者也若有一毫氣
力可堪供仕則雖違 殿陛遠辭 君父夫豈老臣
之情乎伏乞 聖慈更加矜念亟遞臣職名使國事
幸甚臣分得安情事切迫不避瀆擾罪當萬死臣不
勝惶恐戰慄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衰病如此則雖終歲卧閣

亦不爲妨但當論道佐輔而已卿須念予至意更勿固辭

劄

辭大司憲劄 癸亥

臣迂踈瘦軟本不似風憲之長而近日扶病供務氣力澌憊精神昏瞀有若夢中人臣非不知人器不稱早宜辭退而生逢 聖明不忍便訣以至今日耳朴東亮臣非有心於庇護而親舊相連細知其本情故自不覺憤嫉之心澌解而原情之論遂勝矣當此一反正討罪之日爲法官者所當赫然至公如青天白日

而臣昧於物論汩於私意旣乖先後之序又失輕重
之科臣之罪允合萬死矣請先正臣罪以振頹風以
扶公道臣內傷外感症勢彌留危苦委仆枕席今已
累日不得與同僚一時辭避 召命之下又不得趍
諸臣之罪至此而尤所難逃矣
荅曰所謂輕者豈獨謂朴東亮乎大抵近日論罪似
不公故歎其氣象之不美言之耳勿爲辭避速爲出
仕以振綱紀

再劄

臺官之體凡有論議長官爲主近日之事臣實主之

若以循情護黨之罪律之則兩臺官之只遞亦是
聖度包荒況臣全免聞見謂何物有摠攝事有機會
今日深治偏黨痛祛積弊此誠不可失之機會而先
正臣罪以肅朝著亦爲摠攝衆志之道也伏願　聖
明終廓乾斷以懲後來臣之賤疾日就苦重呈告得
遞似涉循例茲將微悃更瀆　宸嚴臣不勝祈懇戰
灼之至

答曰勿爲辭避速爲出仕以副予望　反正後臺諫論啓請錦溪君朴東亮門外黜送而自　上以爲論罪甚輕頗有護黨之色云云特遞兩持平故以獨免爲未安連上劄子乞遞

三劄

再陳危懇未蒙　允許臣誠惶悶措身無地臣之不可出仕其義有三臣與同僚始終同議是非得失理無獨殊而臣獨蒙出仕之　命同罷異罰聞見甚駭此不可出仕一也臺官正已而物正臣顯有所失何以言人之失身既不正何以正人之非冒昧而行有靦面目此不可出仕二也痛懲循私黨比之習允合今日變革之舉而　聖教一下群情震惕受責諸臣亦自知罪臣之獨免未知何辭微臣進退失義固不足恤而抑恐國人窺　殿下之舉措也此不可出仕

三也始初之政所係非細伏願 聖明深思熟慮一
體屛斥以盡好惡之道
答曰勿辭速爲出仕不得已出仕又爲避嫌而又不蒙遞退待物論下府處置又請出仕

辭吏曹判書劄 癸亥

伏以臣本無才德加以逗跡新化之初首忝憲長綱紀不振禁令不行見識不明論議不定臺憲風裁消落殆盡出入 經幄已多時月曾無一毫裨補 聖德臣之無用 殿下洞燭之矣不意 新命又出人望之外驚惶隕越措身無地竊念今之銓長古之冢

宰仕路清濁庶務墜擧生民休戚國家安危皆係於
銓長之得人與否以　殿下之明哲宜擇識鑑精明
秉心公正之人以授是任而不知　殿下何取於已
試不效之臣乎臣之生世已六十有五歲矣歷數前
代絶不見如臣者得爲銓長也瞻聆駭異百僚解體
眞所謂歇後作相時事可知者也臣雖無似豈不知
聞　命即謝以報殊恩揆分量才決難承當退伏累
日公議不發三告加由出於異數臣誠憂悸有若負
重而臨蹶也伏願　聖明察臣危懇　命改臣職授
以可堪之任使得隨分盡忠公私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宜勿辭須速出仕以副予望

辭吏曹判書劄 甲子

伏以臣之呈告乞免非但爲疾病而已也臣愚無似聖明所洞燭臣不暇自列臣之受任已經半歲其間爲政亦云久矣循常守規未能自拔於流俗積習之中每一爲政之後點檢除拜之人可信者少疑慮者多臣心不厭物議云何官人得失係國成敗此臣之所以憂惶蹙縮不敢一日安於銓席之上也臣言非飾出於血誠伏乞 聖慈勿以臣爲循例之辭亟許遞免以幸國家（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都目政後即爲呈告三度加給由又上此劄）

亦不許遞 乃出仕

答曰省劄具悉卿宜安心察職

辭吏曹判書劄 甲子

臣年衰病甚決無供世之望三告乞免實非虛飾而加給由之 命出於異數驚惶隕越不知所處臣竊伏念 聖意所在必以銓曹長官久於其職庶可責其成效也噫得人而任則愈久愈善如不得人則一日在位貽一日之害臣愚無狀豈宜久冒妨賢病國所係非細況臣精神昏憒筋力澌殘臍腹有浮脹之氣左邊有偏寒之症其他危苦之疾種種賤陋不敢

煩瀆伏乞 聖慈察臣之才不足任重憐臣之病難
於驅策許遞臣本職及兼帶同知 經筵元子師傅
以安臣分以幸國事
答曰省劄具悉卿固合此任宜勿控辭速出行公以
副予望

再劄

再陳賤悃極知猥濫而憂惶切迫不得不更瀆 天
聽臣之當初受 命非不知不能勝任而誠意未格
累辭不 允感竦之極繼以貪戀因循至今苟度時
日古人曰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臣曾在 先朝

忝竊卿僚實不圖銓官之長爲任之難至於此極也
賢才不收闒茸未退公道未恢請托未祛國事日非
身狹漸重內懷憂愧外積譏誚臣之不可仍冒事理
明甚不但臣自知之知臣者見而知之不知臣者聞
而知之此乃一國公共之論也以 殿下明哲群臣
能否靡不燭照而愚臣密邇 經幄爲日最多衰病
之狀庸拙之實必已洞見肝肺無復餘蘊矣未試之
前猶或試可旣試不效何用久誤噫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是雖臣子之分義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玆亦聖
人之明訓伏乞 聖慈矜臣不能許臣知止亟 遆

臣本職及兼帶同知　經筵元子師傅使臣得以退保孱癈病以延危喘公私幸甚是年六月都目政後即呈三度加給由又再上劄不得命乃出仕

答曰省卿劄辭予心缺然卿何辭之至此耶去此所陳四槩卿實能之速出行公以副予望

三劄

伏以今臣呈告出臣不意臣常以不能勝任爲懼故從前屢告違劄　竊前陳乞亦非一二而微誠未格終不允　許臣自是後不敢徒守退拙讓賢之心而將殫竭筋力以爲盡瘁之計矣不料衰敗之年猝遘

危厲之疾沉痛苦極幸而回甦三受 恩由累日調治非不欲出仕供職以無負初心而元氣大敗餘症尚重熱未盡退食未接口咳嗽不絶虛汗長流起身出門勢不能也觀臣氣力旬月之間決無完復之望臣本職及兼帶同知 經筵元子師傅皆不可久曠之地伏乞 聖慈亟 許幷遞使得少延危喘以保殘生

答曰省卿劄辭予深慮念卿勿控辭調理察職

辭刑曹判書劄 乙丑

伏以臣以衰敗之年累經危惡之疾精神筋力決難

供務而犬馬懷戀黽勉遲回近日以來感冒彌留從前所患濕痰凝結膂腰浮脹之症乘時復作積傷而發根本深痼思欲解職調治以延縷命不意三告加由出於異數臣誠惶悶不知所處抑臣情事有尤甚不安者頃日臣曺查覈丁永信免賤從良及致死根因也只據其屍親之招回 啓矣今聞永信之家不無回隱未盡之情而不能鉤得實狀則臣曺顯有查覈不明之失而因此臺官盡遞 嚴旨累下使臺風摧沮 聖德虧闕臣曺之罪至此而尤大矣甚臺官不避貴戚執法論事譏曺拘於文案查啓失真是非甚

明公論至嚴伏乞 聖明絶袪偏係奬右臺憲亟
命斥改臣職以解瞻聆之惑不勝幸甚
荅曰省劄具悉卿宜勿辭調理察職

再劄

累劄陳乞極知煩猥私情切迫不得不更瀆 天聽
臣之所患濕痰凝結臍腹浮脹之症積有歲年根本
深痼一有風露感冒之候或有勤苦勞傷之事則乘
時發作往往而劇近日以來浮氣漸大脹氣漸重胷
膈煩懣呼吸拘急其勢決不能用筋力供事務矣竊
觀刑官爲任實非閑漫一日廢衙便見訴牒委積一

日滯因足以損氣傷和豈可以賤疾之故而久曠刑獄之地乎伏乞　聖慈憐臣宿疾有非朝夕待瘳察臣職務不可一日曠廢亟　許遞改以幸官事以安臣分此劄子無批答只踏啓字而下以故得遞刑判蓋上意想以屢劄乞遞爲未便故不賜一言批也

辭再任吏曹判書劄

伏以無狀小臣荐蒙誤　恩又叨匪據此豈臣思慮之所及抑輿情之所不料也臣誠惶悶不知所處臣之庸拙　聖鑑之所洞燭已試不效公議之所共知臣將何面更汚銓席重價國事乎況臣近日以來重

患暑症病勢彌留差復未易伏乞 聖慈亟遞臣新
授本職以卒公私即欲陳劄恐涉煩瀆只呈辭單庶
幾 聖察而政院不諒情意循例出給臣不得已干
冒 天聽不勝戰慄屛營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此時此任非卿不可不須辭之速出
行公

遞吏判後辭 知 經筵 世子賓客劄

伏以無狀小臣濫蒙 恩渥淸班重地前後冒據極
踰涯分始誤 聖鑑終僨國事臣之罪戾死無足惜
且臣前忝銓曹之日政院問啓之辭造次之間只陳

其日爲政大槩承 傳末及舉行之由初非有心於餙辭而逃罪也及承 嚴旨反而求之誠有如 聖教者秩高守令監察之窠固難以承 傳擬差矣其餘六品及初入仕之窠不爲不多遷轉之外除出叅用實無不可而昏然不省闕然放過官事任長責專在臣廢閣欺餙之罪至此而無所逃矣人臣事君之道處心進言之際一有不實則餘不足觀臣四年遂席一無裨補乃於垂死之日犯此心術之罪臣誠惶慄慚靦無以自立於 聖明之下也臣本病孱老人年迫七十神識昏憒後失前忘雖尋常訓詁之間開

卷莚然有如不曾讀者加以素患濕痰臍腹浮脹膝骨寒疼之症日漸危重必須多方針藥積久調治然後庶望生全臣兼帶 經筵知事講院賓客不可久曠伏乞并 命改差以幸公私

辭 經筵賓客及尚方提調劄

伏以臣自前月以來左足成瘡漸至瘢傷閱月經時愈久愈甚今則專不納靴行步臣所兼尚衣院提調係是 御供之地封署開閉必提調親之而提調臣鄭光績以都監堂上無暇本院之事今又在告臣之足疾如此久不得趁衙當此 詔使之時事多積滯

時急出納之事極爲悶慮尚衣院提調伏乞改差且
臣之庸陋最在人下年迫七十神識昏憒 經筵重
地本不近似常懷凜凜而所患之疾治藥未效其勢
差完不可易期臣所帶 經筵知事 世子賓客并
命改差臣無任惶恐戰灼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其勿辭調理察職

再劄

伏以無狀小臣賤疾之故累瀆 天聽極知死罪而
公私情勢不得不更煩陳乞伏蒙 恩由已復經旬
多方治攝苦未瘳痊一向癥傷愈久愈甚一足所患

雖是末疾而其不得行身實與重病無異 經筵重地決不可虛帶久曠尚方之事亦不可一日稽滯誠爲悶慮不敢自安伏乞 聖慈察臣實情臣兼帶經筵知事 世子賓客尚衣院提調幷 命改差臣無任祈懇切迫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其安心調理不必固辭

二 辭 經筵賓客劄

伏以臣自少日精神昏短不比平人及今犬馬之齒已迫七十遺忘喪失益難收拾至於尋常訓詁文字亦皆茫然不省神者心之靈而心者身之宰也神昏

若此何事可做因而志慮耗荒處事乖謬塊然漠然只存軀殼雖微官庶務些少照管尚沒奈何況　經筵重地乎項緣疾患累乞鐫改辭意沆然未暴實狀竊恐　聖鑑或未盡悉於臣之無似也臣之承授是任亦已久矣前此不敢單擧自列者誠以所忝本職尤係緊重陳乞之際每先所急因循至今若固當之而內省身心顧思名義凜然知愧終不敢自安也恭惟　聖明天覆無物不遂　憐臣衰耗　諒臣實情經筵知事　世子賓客幷　命遞改使愚下之臣得安其分臣無任祈懇戰灼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亟時累辭似乎過當卿其勿爲固辭

辭新授右議政劄　在廣州丙寅

伏以臣於病伏昏憒之中祗受　下諭不意新命出於輿望之外心神驚震久而靡定聽聆錯愕遠邇疑惑豈獨臣之不幸實國家之羞也臣得侍　經筵最久　殿下亦歷試臣既多臣之百拙無能不足任用之狀　殿下已知之矣臣不敢自列也當今元勳重望老成先進歷數朝列未爲無人以臣之愚反居其上臣雖無恥何敢承當置相得失關國安危此之於碁失一緊著便是敗局臣知異時　聖明必悔之

矣伏願 殿下深惟軍國之計審察興替之機不遠
而復還收 成命改卜賢德之臣以慰朝野之望臣
無任悶迫祈懇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學識才德衆所共推名覆金
甌亦在人先欲濟時艱捨卿伊誰今拜此任實出輿
望卿宜安心勿辭須速上來以副予意遣史官諭之

再劄

伏以昨日伏承 聖批溫諭丁寧臣惶悚感淚不知
所達第念國家任人當以其器人臣受任各量其才
此不易之義也臣遭遇 聖明感激隆眷前後冒受

皆不自量尸位素食負國孤恩自知罪戾心常凛凛往既不諫來可以追揆分量才決難承受臣之平生遇轉不得長進正坐氣禀柔懶全乏陽剛振發之資退而守拙猶可自勉進而有爲誠不能也今若强其所不能必欲策而驅之責蚊負山顚仆無疑臣身不足說奈國事何伏願　殿下勿拘常規　明察英斷改卜賢相以濟時艱以幸國家臣非不知煩瀆爲懼而事係安危之重不得不冒死更陳無任切迫祈懇之至

答曰省卿劄辭予心缺然予意前已盡諭須勿固辭

速爲入來以副上下之望

三劄

伏以臣披瀝肝血累陳情悃辭不達意誠未格 天
徒歸於循俗例讓之爲未蒙 察其實狀 矜其不
能此臣平日不能誠實不得見信於 君父之所致
惶悚慚靦無以自白夫 君父之命雖赴湯蹈火有
不敢辭者擢之台輔視以股肱人情寧有欲辭之心
乎況臣本非山野之士由科而進爲祿而仕何敢以
進退自處乎只爲其事誠不敢當其情甚不安也臣
之不赴 召命已至旬日逋慢之罪固合萬死與其

冒進而顛沛僨事無寧退伏而甘受逋慢之罪也且臣近日以來得疾甚重半身偏傷已成風病之人其勢決不能供仕而今臣之憂正在於人器不稱不能勝任故不敢以疾病煩瀆也伏願 殿下更加收斷勿以枚卜爲嫌惟以得賢爲務 明鑑愼簡以幸國事臣不勝切迫祈懇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勿固辭調理上來以副予望

三劄後猶不得請不得已上來肅拜

回憲臣避嫌辭職劄

伏以臣遭時罔極不敢告退雖悶默奔遑於危急之

際而自知無狀決不可久冒匪據尋常凛凛不安矣今見持平申達道避嫌之辭有曰廟堂與臺閣歧以爲二言必矛盾計必枘鑿不知協和朝廷只要和好胡虜不能攻擊胡虜惟務排擊臺諫臣之尸居廟堂不能攻擊胡虜只要和好胡虜則是臣之罪雖萬被誅責固無所辭至於排擊臺諫則本非臣心所存誠未知指何事而云耶前日政府之啓只爲開李貴出仕之路以救解情外之言耳何嘗有意於排擊也臺官顯加刺斥至謂朝廷不和腹心受病將至不可救藥其歸罪之重乃至於此臣雖無恥豈敢偃然朝堂

以誤國事手伏願 聖明斥免臣職改卜賢德以濟
艱危以安愚分
答曰省劄具悉無倫之語如是相較則反損大臣體
面卿勿控辭痛懲此習使年少新進之輩得知廟堂
之尊重

出仕後再劄

伏以臣於前日亟被臺官剌詆爲臣自處之道所當
退而杜門以謝人言而左議政臣申欽方在再告中
備局廢坐已三日矣緊急回啓之事漸至稽滯臣實
瞿然憂之今日雖强顏來仕而顧省臣私豈得安心

且臣才拙智淺加以昏耗從前軍國重事專靠僚首臣於廟末仰成而已獨當籌畫臣所不敢當此艱危之際一着得失成敗所關此臣之所以尤不自安也昨承 聖批有曰使年少新進之輩得知廟堂之尊重此不可以他求惟早退如臣匪人亟升賢德重望則年少之輩自知廟堂之尊重矣伏願 聖明留意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其安心行公

引疾辭職劄丁卯

伏以九朝臣呈告乞遞者例皆引疾其間雖有實病

在身勢難傒仕之人皆不免爲循常之事而 聖明
亦安得以盡察乎今臣之告與他人異情臣自八月
以後重患泄痢彌留累旬輾轉添傷下部虛寒濕痰
凝結臍腹之下漸漸浮脹今則浮脹之氣延及腰脇
拘牽煩懣氣壅而上飮食日減元氣日敗臣本衰朽
何以堪支臣之所患非一時偶發之疾曾於己未年
間患此症甚重辛苦經年必死幸生犬馬之齒比前
愈邁危惡之症本根深痼差痊之望決無期日此臣
之所以冒死瀆撓而不知止也至於臣之迂踈不才
尸素無用之狀非不自知而不暇陳列也伏乞 聖

慈察臣實病憐臣澌敗臣本職及兼帶幷 命遞免
以幸國事以安臣分臣不勝祈懇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予甚慮念卿與寡昧固當休戚是同
終始勉輔豈可以一時疾病至於乞解哉卿須念時
事之孔棘速爲調理出仕事遣史官諭之仍傳曰遣
内醫看病

再劄

伏以臣以賤陋之疾屢瀆 天聽方切惶懼伏承
聖批温諭丁寧至於遣醫賜藥蒙天地父母之慈日
望回蘇之漸而不幸痼疾一向彌留浮脹上升之氣

少無所减腹痛泄瀉之症近復添重眞元日消肌膚已脫臣之氣力恐不得支撑也廢仕之久已經累旬差瘥之望决無期日臣心惶悶不敢自安於病席也伏乞 聖慈察臣病勢 諒臣情事臣本職及兼帶亟 命遞免以幸國事以安臣分又此瀆撓臣罪萬死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勿藥之喜予日佇待須勿固辭善爲調理出仕 以仁居之獄出仕

引疾辭職劄 丁卯

伏以臣重病在身勢甚彌留前者屢告屢劄庶蒙

垂察而不意遂竪稱兵變出近邑作氣而起扶疾而行其時豈有顧念身病之心哉至今凝結浮脹之氣少無痊減腹裡刺痛之症差劇無常時於公坐不覺失聲知臣病者皆以爲危不仕備局今已有日臣心悚仄不敢自安臣病無易蘇之期臣職非久曠之地伏望 聖慈諒察公私事情臣本職及兼帶并乞遞免取 進止

答曰省卿劄辭予甚慮念卿須勿辭安心調理

辭勳劄

伏以臣等以推官不可錄勳之意陳啓陳劄至再至

三而未蒙 允俞竊恐 聖明猶有所未孚於臣等之肝膈也今此錄勳之舉 聖意所在實非偶然當慎揀告變時宣力之徒以酬其勞可也鞫廳諸臣只奉旨訊問而已有何可紀之勳乎雖有己丑舊規此特出於一時 恩命非經遠率由之典也今不可援以爲例混施罔功之人以取譏當時貽笑後世臣等雖無似備位大臣凡係政令之失當隨事方爭務欲刑賞不濫人心洽服耳連章累牘不避瀆擾者豈但爲一身廉恥而已哉伏願 聖明勿以臣等之言爲例讓揆之事理參以時勢亟收幷錄之 命以杜

濫僞之弊

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至懇予意前日已諭卿等須勿固辭

引疾辭職劄

伏以臣之濕痰凝塊小腹浮脹之症積痼難醫呻痛之中僅僅支行已累月矣自近日以來感傷風寒諸般苦症雖不敢一一煩瀆而痛勢甚重不得隨參推鞫今三日矣臣不勝惶恐未安之至臣本職及兼帶并乞遆免

答曰省劄具悉至懇卿其勿辭安心調理仍傳曰遣

內醫着病

再劄

伏以臣重感寒疾痛勢甚苦伏蒙　聖慈遣醫賜藥臣誠感激不知所達臣年衰氣微差復未易頭痛流汗尚伏枕席昨日召　命之至不得趍詣臣不勝惶恐日已昏暮未即陳列俟罪尤增惶恐

答曰省卿劄辭予甚慮念焉卿其勿辭安心調理

引疾辭職劄 戊辰年四月

伏以臣宿病在身浮脹之氣漸覺添重近雖彈竭氣力扶曳行公而其勢殆不堪支數日前又遭長子婦

喪傷痛之中病勢轉劇胷膈煩鬱腰脇疼痛不能起身召 命臨門未即趍詣臣不勝惶恐待罪

答曰省劄具悉卿其勿爲待罪安心調理

引疾辭職劄 戊辰

伏以臣當此內外艱虞孔棘之日久冐匪據無所猷爲唯以賤疾屢瀆 天聽臣雖無似亦有心腸豈不知分義之所不安也病勢至此旣難供仕則悶迫之情亦安得不陳於 天地父母之前乎臣之濕疾凝結小腹浮脹之症積有年歲每有疾患輒乘時發作已爲深痼難醫之疾矣自上年秋冬以後脹勢漸重

而亦無朝夕緊急之痛故作氣扶曳而行累閱月矣今則浮脹之氣延及腰脇轉側行步甚覺拘牵近又添得痁疾寒熱往来頭痛眩暈元氣澌薾精神昏耗臣年七十氣力幾何以臣之氣較臣之病差痊之望决無期日伏願 聖慈察臣犬馬之年念臣沉綿之狀臣本職及兼帶亟 許遞免使臣得以延息須臾静以俟盡臣不勝切迫祈懇之至取 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至懇卿其勿辭安心調理

引疾辭職劄 戊辰

伏以臣本無才德可以稱職而徒將筋力奔走服勞

以爲報效之地矣今臣病勢深痼元氣澌薾七十垂盡之人決無筋力可以供仕則臣之呈告誠出於不獲已也昨蒙 聖批溫諭丁寧以從速調理出仕爲教抑恐 聖明似有未悉於臣病之實狀也臣之所患若是一時感傷可以易調易差則何敢屢告屢割煩瀆至此哉臣雖尸素顧所居則相職也當此艱虞之日一向病伏非但臣私有所未安曠廢職務久妨賢路其於國事亦甚不幸臣之所以不得不更陳情悃以祈垂察伏乞 聖慈審量公私事情臣本職及兼帶並乞遞免臣不勝切迫祈懇之至取 進止

答曰省箚具悉至懇卿以忠良輔弼 國安危予方切仰成不意玆者卿辭至此予心缺然爰命醫官不離看病卿宜善攝身恙從速出仕

再箚

伏以臣不幸嬰疾比年漸重自去秋以來病告辭箚前後相續瀆擾 天聽臣每一封章心神萬殞前日伏奉 聖批辭旨懇眷出於尋常臣愚無狀何敢當至於委遣內醫不離看病感激惶悚措身無地第臣所患塊脹積久深痼已成難醫之疾今添泄瀉寒熱之症亦由宿疾在身氣敗胃傷而致也臣衰已甚

暮景垂盡病敗相仍理勢之常決非時日之間所可
回蘇伏乞　還停內醫看病之　命使臣得以安心
於枕席也臣不勝猥濫惶悶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遣醫之後勿藥之喜予日佇待卿勿
控辭安心調理

因刷送事引咎劄 戊辰

伏以臣前日備局有司堂上以　上命來問刷送可
否臣常以爲處　國家之事與匹夫處身有異不可
全置利害於度外故臣意凡被擄之人受價轉賣胡
俗也今雖刷送若干名數而若於所授之胡持物貨

求贖則猶可解其㬥怒全還人命此亦爲方便纔禍之一計也病昏之中未暇反覆消詳率爾仰對及見張維之劄明白直截理到之言安得不服方恨臣操守不固過爲利害所動矣今聞姜瑜以不治議者僨事之罪至於歸咎臺官臣尤不勝瞿然也臣以無似久冒匪據不能設一策禦敵而保民反爲此害義理失人心之論若非　聖明堅定不撓則幾誤　國事之罪臣實當之請治臣罪以謝　國言

辭尚方提調劄

伏以尚衣院偷竊奸濫之事狼藉至此而臣備員於

提調之首其不能檢飭致察之罪臣亦難免理不可
仍冒其任且本院提調非如外各司提調之比凡
御供之需封閉出納必提調親爲之臣自忝冒相職
之後拘於體面不得出入院中親自照管虛踈不職
臣實當之伏乞遞臣提調以幸公事以安臣分
答曰省劄具悉卿近來長在疾病之中姦濫之事不
能致察勢所固然卿其安心勿辭

辭領議政劄 戊辰

伏以臣才德俱蔑年病已深曩日愚臣之力辭 聖
上之許遞允合公私事理蒙 天地父母之慈庶望

保攝餘喘而不意玆者復申前 命臣心驚懼若殞
淵谷臣嘗讀朱子延和奏劄論輔相一款曰不稱則
更求賢者而易之其人可退其位不可以苟充至哉
言乎 殿下試臣二年旣無一毫之效臣實不稱之
甚者可退而不可復進也況揆席之首體面尤重以
臣庸愚何敢承當伏乞 聖明改卜賢德以幸 國
事

答曰省劄具悉前日之勉副卿意蓋出於不獲已非
以爲不稱其任也卿之德望實合具瞻須速出仕亮
采惠疇

因李貴論斥辭職劄 己巳閏四月十六日

伏以臣百拙無一能且不曉解事務前後重任皆非所堪自知甚明何待人言只以呈辭則近於循例劄疏則誠未格 天黽勉晨夕尋常愧懼伏聞昨日筵中兵曹判書李貴論臣一款正中臣之實狀臣之冒昧尸素之罪至此而無所逃矣李貴是臣毋黨尊屬自少相親故知臣無用莫李貴若也況臣衰耗已劇宿病在身晝則扶曳趍衙夜則委頓床席精神昏喪有若土偶當此軍 國憂危之時決不可一日仍冒重誤機宜伏願 聖明察臣情事遞臣職名以幸

國事

荅曰省劄具悉非者兵曹判書李貴妄論大臣厥失大矣然志在矜伐而無他意其不能擇言亦是病痛故置而不責其忿懥之言不必與較卿宜勿辭安心行公

請進講大學劄 庚午三月

伏以臣愚嘗仰 殿下有聖人資質當爲聖王事業越自遭遇八年以來其嚮望期待之誠有非臣口所能盡臣之情也但聖王事業不可以智力功利假借而爲之也必有聖人之學爲之根本然後布置施爲

皆得其道所謂聖人之學非有他道悉備於大學書中三代之教只有此法無許多文字從古聖賢皆從這裏專功以爲終身受用之地帝王修身治國之道不可捨此而他求焉如論語孟子亦無非聖賢切要之言而皆是隨事答問只一項事自爲一項道理學者讀之難見要領不如此書統說爲學之大方其規模節目先後次第井井不紊一開卷而便可領會不欲爲學則已苟志於學則當於此書反覆熟玩專精體認循序用功須臾不可離也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方讀此書朱子亦言吾平生精力盡在此書聖賢

之用功於此書於此可見今世之人視此書爲小子誦習之陳談讀了一過更不收拾誠可痛歎臣竊惟殿下之於此書旣講之久矣 聖學高明其於規模節目文義句讀想已通透無有未盡之恨矣第未知反身驗心之功何如也夫讀書將以行之也如讀格物致知則須是實用力於格物之功以致其知若只如此讀實不如此做則所讀之書只資口舌潤文筆而已於身心有何益乎其間雖不無感發善端開明知識而終不得爲大段全體之聖學也伏願 殿下擔當聖學委質從事常以此書置之几案披閱玩索

日復一日雖讀他書將他所說道理却就此書條目逐一塡補理會交相發明且凡日間應接用心處事之際必以此書爲準則晝而行之夜而驗之行有不合則惕然改之如恐不及至於性偏之處尤加猛省克去之功無容一毫苟厤焉持守既久漸見純熟然後方是講此書之效也誠意之功務在篤實正心之功最爲精密切願 殿下專意焉若乃齊家治國之道自有推廣之序而本末先後經有明訓臣未暇陳達更願 殿下日新已德以爲新民之本焉臣自少時授讀是書雖氣質凡庸物慾汨沒不能有所持循

而愚下之見未嘗不深信其必然也茲於侍講之初以先講此書爲　啓既講之後以通講或問槩次陳啓只緣臣非親經歷踐履之事奏達之際言不明白事不真實無以感回　天意此則臣之反身不誠不得見信於君父之罪也臣每於進言之時顧省臣身不覺背霑汗而面發赤也臣於近日因病受鍼蒙恩調攝退休累日呻病之中有時披讀章句玩復之間深有所感焉盖臣衰病已甚死日將迫衆念消滅本心呈露傷既往之莫追慨前途之已暮不任犬馬之情敢效芹曝之獻伏願　殿下虛心留省焉取

進止

答曰省卿上劄深嘉至誠劄辭予雖不敏當服膺而自勉焉

論追崇典禮劄 庚午十二月

伏以臣學術空踈不能曉解禮經神識昏耗不能明見事理常自憤憒度日而頃者 榻前以李貴劄論下詢於臣臣雖甚愚無知不敢不以所懷陳達也臣意以爲創業之君始自建立宗廟故追崇先代無所壓屈無所妨碍允合事理且有典禮可據矣今 殿下中興功烈雖與創業無異而以小宗入紹大統奉

承　先王宗廟其事體與始建宗廟不同也　大院
君上無承受　祖宗之命下無臨御臣民之事而
殿下以私　恩追崇大位陞入　太廟臣恐於宗統
有所壓屈於公義有所妨碍也孔子曰踐其位行其
禮奏其樂不得踐其位則其於禮樂何哉如此莫大
之事必合於禮之正然後人心悅服若使不合於禮人
心不服則雖曰尊親而非所以尊親之道也且臣之
愚意今此追崇入　廟之擧非踐位之君自然相繼
之序也一位陞附一位祧遷　殿下尊親之情追遠
之孝必不得兩全此亦不可不商量也以臣昏耗其

時說話爲日已久雖不能了了大槩記得如此其言無據誠不足爲有無而於追崇入廟之論則左矣伏見李貴前後劄答之批臣心惶懼不安久而靡定今日廷臣不得將順聖上至情者只爲此于國家莫大之擧而前代亦無明白可據之文故或見處不同或見到不及或言語不中援辭失當而其心則均是爲國家爲 君父非有他情也 殿下以過情之言疑羣下大甚近日以來朝著失色氣象不佳殊非聖朝之美事也伏願 聖明平心和氣勿以逆心爲非道勿以私恩掩公義其難其愼務得中正之禮

焉臣以不學無識冒據揆席之首使國家大議不得歸一丶省皆臣之罪也伏乞 聖明早賜斥黜改卜重望達禮之賢則論議定而 朝廷尊 國家幸甚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其安心勿辭

引疾辭職劄 四度呈辭後劄 辛未年正月十

伏以臣伏承 下諭宜勿固辭須速出仕爲 敎臣誠惶悶不知所處第以臣身輕賤名器尊重以輕賤之身據尊重之器其所損傷必然之理也臣爲是瞿然不敢一日自安於匪據也況臣犬馬之齒今年七

十有三昏耗謏妄固不足言而宿病轉痼痛勢日劇精神甚失筋力澌殘顛仆耗亡之外更無他事伏乞聖慈憐察情事勿拘常規臣本職及兼帶並特 許遞免以安愚臣賤分以完 朝廷名器臣非不知煩瀆爲未安公私切迫冒死陳達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此非大臣辭退之時須速出仕以副予望

敎左相及玉堂劄 傳敎中有典李貴不和者獨當排抑之語故上劄救之辛未四月

伏以 殿下不以臣爲無狀置之大臣之列非爲榮

寵其身實欲啗取其言也當此 追崇典禮 國家
莫大之議臣不敢隱其所懷反覆陳其不可非止一
再而 殿下非但不爲採納使之直奉承 傳奏聞
天朝是大臣之言不足爲有無而 殿下必不以大
臣待之也臣將何面目偃然朝堂乎方席藁私室日
竢 嚴譴而昨日伏見 答臣及右相之 批再昨
之 教非謂卿等臣未知 聖意之所在而旣非臣
等二人則恐指左相金瑬也金瑬以元勳大臣於
聖上有一體君臣之道於李貴有休戚與同之義豈
忍挾私懷嫌敢欲立幟於議禮之間乎臣知其必不

然也凡論禮之家雖道義深契兄弟至情未免同異
自古然也 殿下以情外之疑有此未安之 教臣
以同列共辭之人驚惶隕越不知所措況在金鑾當
作如何心也伏願 聖明恕察而渙釋焉今日又聞
玉堂官貟并有拿鞫之 命未知此何等舉措誠前
所未聞之事也臣不勝震驚憂悶之至 殿下於人
君聽納之道必講之熟而只爲蔽於至情逆于心則
輒怒之欲以威制也雖越俎妄言尚不可以言加罪
況玉堂諸儒乎 殿下平日選擇儒臣任以論思之
責者豈但爲將順 聖旨而已乎伏願 聖明平心

和氣勿爲一時喜怒所使徐究事理當否且念 國家經遠之圖少霽 雷霆之威亟收拿鞫之 命以解瞻聆之惑以爲貽謀之地老臣昏耗終始迷惑不能改圖新見臣亦同罪之人也以古人語默之道言之則決不可抗顔開喙而臣常愛 君如父當此莫大過擧不敢以常規自處也且臣以庸愚下流五年匪據無一毫裨補 聖德圖濟艱危精神耗亡筋力澌敗衰病顚仆決無供職之望伏乞鐫削臣職名以幸公私

答曰省劄具悉李行遠等拿推事已爲停寢卿須安

心勿辭

待罪劄 辛未年五月

伏以臣伏見 答副提學崔鳴吉劄批驚惶震慄措身無地至以覩 寡昧如嬰兒 予不學無識見侮於臣僚非一非再爲 教此豈臣子所敢聞者乎臣昏耗迷惑冒居相職之首今日之事皆臣之罪也伏乞 亟正臣罪以爲百僚之戒

答曰省劄具悉卿其安心勿辭

待罪劄

伏以臣於再昨陳劄待罪方措身無地伏見 答右

相李廷龜呈辭之　批杜漸之說似非卿言其時登
對只是四臣而四臣之中臣甚昏耗言語謬妄誠恐
出自臣口而臣不自覺也尤增惶怖不知所處伏乞
明降教旨以正臣罪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劄陳之事實非卿言須安心勿辭

與尹相議追崇未安劄 辛未

臣等伏承議　啓之　命臣等雖甚無識各有所見
杜撰以　啓只爲奉行之計則誠亦非難而但念今
此講定無前大禮與常時收議事理不同決非一二
人意見率爾議之也即者時任則右相李廷龜在告

原任則昇平府院君金瑬未出仕而只使臣等二人議　啓朝廷事體恐不當如此也況臣等於此事與李貴朴知誠二臣者所見相左愚陋之説前後瀆擾非止一再　聖鑑想已洞燭矣伏願　聖明深惟典禮之重不可草率講定且念公共之論有非臣等獨辦徐待相臣備位會同禮官臺閣且召一時禮學之臣博考熟講務求中正之禮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也臣等反覆思之終有所未安者又此煩冒不勝惶恐之至

答曰知道　批三日後乃下

内局提調辭免劄 辛未

伏以今日伏承内醫都提調之 命臣不勝悶慮之至當此 慈殿玉候未寧之日臣之筋力衰殘顚仆於問安嘗藥之際則有不可暇言而臣於藥理專昧向方至於議藥之時必不能參商當否非但在臣分義有不可堪任之憂其所關係亦甚重大伏乞 聖明量察而遞改焉

答曰省劄具悉劄中所陳專昧藥理云者必是謙讓之辭宜勿控辭

内局提調辭免劄 辛未

伏以臣衰敗已甚素患塊眼宿患之外諸疾交侵雖力疾供仕無一日安便前月重得目瞳之痛至今不能開睫辨物近又添傷暑風頭痛甚痛苦苦不堪至於面部內外浮動服藥施鍼俱不見效當此 嬪宮產室調攝之時連日不得參問安之列極爲惶悶臣所帶 內醫院提調伏乞爲先 命遞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其勿辭安心調理傳曰遣內醫看病

引疾辭職劄 四 啓後卽呈

伏以臣之不能勝任非但臣自知之人皆知之 殿

下亦已洞知之以道理言之則不能者當止誠不可
一日苟冒而屬時艱虞不敢求退顧省羞愧僶勉度
日雖無才德可以裨補毫末而只欲殫竭情悃盡瘁
筋力是臣素志也不幸臣身痼疾積有年紀自今春
復作日加日甚經夏以後漸至危惡下部浮脹遍及
腰脇內而蚘塊發動有時上觸或至顛仆原患之症
已不可堪而近又眼痛添傷不能開睫眼精翳幕如
在霧中至於公坐之中酬應文書不得省見倩人而
讀臣之衰耗至此疾病至此筋力已盡聰明已喪決
無供仕之勢伏乞 聖慈審察臣之衷情實狀勿視

爲引疾辭退之比本職及兼帶 内醫院提調爲先
命遆庶得趍伏調治以延須臾之喘臣不勝祈懇切
迫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予甚慮念卿須勿辭調理行公仍傳
曰遣内醫看病

再劄 九度呈辭後

伏以臣以狗馬賤疾呈劄者二呈告者九度雖瀆擾
分義所不敢而臣之情事實有不得已者臣病非一
時感傷旬月見瘳之症臣職非散秩閑局可以癈仕
而調治也臣甚庸拙無所猷爲在職去職餘不足爲

有無而論其任則決不可虛帶而久曠臣誠惶悶不能自安於枕席也塊脹漸重遍及腰脇食積腦煩日就危苦加以眼精昏蔽不能視物臣年七十有三雖無疾病筋力精神已非可仕之日而積傷重發勢至難醫其不能供職之狀舉朝所知而只是誠未格
天耳伏乞　聖慈勿視循例之辭　審察肝膈之言臣本職及兼帶　内醫院提調爲先遞免以幸公私
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予甚慮念卿雖有病不可輕退須勿固辭卧閤論道仍傳曰遣内醫看病

引疾辭職劄 出仕啓辭後

伏以臣於 榻前親承 聖教不啻丁寧義當竭力供仕以死爲期而數日以來症勢頓變腹脹益重欝熱頭痛唇舌焦渴氣息尤甚沉微常自垂頭不欲開眼當此逐日會坐竭誠殫慮之時臣獨委伏私室莫由致身臣雖無狀亦有心腸反覆思之豈得自安凡官患病旬日廢仕尚有自處之道况臣在告積月經時與後差復亦無期限虛帶職名一向調病臣之悶迫有不可言而其於 國事豈不塞心冒昧萬死更陳情悃伏乞 天地父母曲加憐察遄免臣職以幸

國事支離潰擾不勝惶恐
答曰省劄具悉至懇予意已盡諭矣卿須體念勿爲
固辭

愛由辭朝日書劄及李文純公疏劄 壬申五月

伏以臣經年痼疾一息僅存旣無筋力供仕理宜退
死丘原而遑回惓惓不忍便訣有若孺子之戀慈母
也顧省平生行身用心之間羞悔交積萬念消滅而
只是愛 君之心根於天性不以進退死生而有所
增損故至於 聖學進脩功程願忠之誠耿耿于中
欲以平日所聞於師友者臨當辭 陛撰進一劄竊

此古人之遺表而積病之中兩眼失明精神昏喪經
營數日做不得成仍伏思之人臣事君必誠意素孚
然後所進之言能感而易入使臣雖竆思竭意掇拾
搆就而既非誠身而發則徒是頰舌之空言其於孚
感之道豈不遠乎與其臣言之輕淺不若借重於前
賢玆於朱子集中得甲寅行宮便殿奏箚我 朝李
滉集中得戊辰封事敦聖學一款此乃二賢臣於新
君嗣服之初勸進聖學之論也所生之時雖有古今
而所論之道前後一揆末端下手之地着力用功之
方該貫詳明更無餘蘊臣嘗讀而味之敬而信之每

擬前席從容之日欲一陳達者久矣今敢淨寫一册齋心呈進仰備 睿覽如蒙 察納置之几案日後披玩則是二賢者朝夕納誨常在 殿下之左右也以 殿下不與同時之恨槩德敬賢之誠其傾心會意欣動感回之效必出尋常萬萬矣區區愚悃實在於此噫三代以後非無質美近道之君而未聞有實用力於此學能建極於民上故或假或雜而未得爲醇治者出治之本使之然也伏願 殿下勿以揔察事務爲能勿以維持一世爲足惟以聖王心法之傳爲己任窮其所言之理率其所行之道振拔於因循

苟且之中而超詣於正大光明之域也昔宋神宗言於程明道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而對曰陛下此言非宗社生民之福也今我 殿下必以堯舜所以傳心者爲學必以堯舜所以治民者爲政轉身擔荷終始一心則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不勝希望祈祝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膽進至論用沃予懷喜玩不已感卿忠懇

聞雷震之變上劄 在土塘 癸酉年七月

伏以垂死老臣伏蒙 天恩沐浴椒水庶望回蘇而

水性寒冽臣病氣消不堪久浴退調於近村先壠之下已有日矣宿患未祛新症縣加腰痛苦重有同折傷臥起須人不能運身趂未還朝方切惶悶昨日傳聞雷震之變及於正 殿伏想 聖心驚懼戒謹必倍常時臣之分義所當即爲登路而病勢至此不能趍及於諸臣問 安之後不勝惶恐待罪

答曰省劄具悉深用欿然今 孫遭此大變慄慄危懼莫保朝夕而卿辭以疾病不爲來見無乃更判之言不靈而然耶卿以 先朝舊臣與 孫同朝亦且年久義當休戚是同似不可相棄於危亂之際也願

卿勿爲待罪調理入来以副至望時吏判崔鳴吉擱前啓辭有云今畨洛行寔是永退之計高年宿德中外繫望之人若仍爲永退則殊是清時欠事云

楸灘先生集卷之二